

1957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

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
“荒诞哲学”的代表

人道主义精神使加缪成为“年轻一代的良心”！
“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办法，
就是去认识里面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以及如何死亡”！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鼠疫

【法】A.加缪◎著 丁剑◎译

· 加缪卷 ·



中信出版社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鼠疫

【法】A.加缪◎著 丁剑◎译

· 加缪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鼠疫 / (法) 加缪著; 丁剑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2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ISBN 978-7-5502-4491-7

I. ①鼠… II. ①加…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893号

鼠疫

作 者: (法) 加缪/著; 丁剑/译

选题策划: 王成国 郎爱民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版式设计: 许 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60 千字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8.75 印张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4491-7

定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243832 4006586676



目录

Contents

鼠疫 / 1	局外人 / 213
第一部分 / 2	第一部分 / 214
第二部分 / 47	第二部分 / 254
第三部分 / 119	
第四部分 / 131	
第五部分 / 184	



鼠疫

The Plague



第一部分

1

这篇纪实小说里非同寻常的事件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某一年的奥兰市。考虑到事件的特殊性，人们都感到匪夷所思。因为奥兰市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平凡，它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海岸的一个大港口，一个省的省会^①所在地而已。

我们得承认这座城市是丑陋的。它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平静气氛，人们往往得花些时间才能发现使它区别于这个世界上其他商业中心的特质。怎么说才好呢？比如说，一个没有鸽子、没有树或花园、绝对听不到飞鸟扇

^① 法国的行政区自上而下分为大区、省、地区和县，目前法国本土有 96 个省。

动翅膀和树叶沙沙声的城市——简言之，一个完全让人提不起劲的地方。这里四季的分别几乎只体现在天空里。告诉人们春天到来的是空气里的春意，或小贩从郊区运来的一篮篮鲜花；这是在市场里叫喊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把房屋炙烤得干燥异常，墙上落满灰色的尘土，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关起百叶窗躲在室内，在酷暑的日子里只有这样才能生活。秋天一到，绵绵秋雨又造成一片泥泞。只有冬天才能迎来真正宜人的天气。

要熟悉一座城市，也许最简单的途径是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相爱和死亡。在我们这座小城（人们会感到奇怪，是不是因为气候的影响），三者都是以大致相似的方式进行的，被以同样狂热而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看待。事实是每个人都很无聊，所以都专注于培养自己的嗜好。我们的市民们努力工作，但唯一的目标是发财。他们的主要兴趣在商业上，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生活的主要目的是“做生意”。自然，他们也不回避生活里的简单乐趣如做爱、海水浴和看电影。只是他们非常明智地把这些消遣安排在周六下午和周日，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赚钱，尽可能多地赚钱。到了傍晚，离开办公室后，他们一成不变地按时相聚在咖啡馆，在同一条马路上闲逛，在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年轻人的激情猛烈而短暂；年长者的爱好则很少脱离保龄球、宴会和“联谊会”，或一张牌落桌后大笔金钱易手的博彩俱乐部。

无疑有人要说，这些习惯不是我们城里特有的；的确，所有我们同时代的城市都大同小异。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在牌桌、咖啡馆或闲聊中挥霍余生，没有比这更平常的了。虽然如此，仍然存在着一些城镇，那里的人们时而幻想不同的生活。总体上，那样并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他们有模糊的期盼，那是很好的。但是奥兰似乎是一个没有期盼的城市；换句话说，是个完全现代式的城市。因此，我认为无须详述我们这座城市的爱情。男男女女以他们所谓的“爱的行为”迅速消费彼此，不然就安定下来过温和的婚姻生活。我们很难在两个极端之间发现折中。这一点，也

称不上特别。不管在奥兰市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因为缺乏时间和思考，人们都只能彼此相爱而不加深思。

我们的城市较为特别的是人们经历死亡的艰难。说“艰难”也许并不适当，“痛苦”会更贴切一些。生病绝对不是愉快的事，比如说在你生病的时候，有城市在那里支持你；你可以勉强撒手西去。病人需要关注，希望有所依靠，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奥兰极端的气温，火爆的生意，沉闷的环境，倏然而至的夜晚和各种人生乐趣都需要人有健康的身体。生病的人在那里会感到寂寞。垂死的人被困在无数堵滋滋冒着热气的墙壁后面，其他人都坐在咖啡馆里，盘桓在电话机旁讨论航运、提单和折扣，想想那是什么感觉！伴随着死亡的必定是令人不堪忍受的痛苦，即使是现代形式的死亡，当你在一个如此干燥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里迎来它的时候。这些略显随意的资料也许能让你对我们这个城市的生活有一个清楚的看法。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夸大。事实上，所有这些描述想传达的只是一座城市的外表和生活的平庸。但是一旦形成习惯，在其中生活没有任何困难。既然习惯正是我们的城市所鼓励的，这也没什么不好。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承认它的生活并不让人特别振奋，但至少可以说平安无事。我们讲话坦诚，为人亲切，工作勤勉的市民也总能赢得来访者相应的尊重。没有树木，缺乏魅力，无精打采，奥兰市却给人以恬静的感觉，在这里待上一会儿，你会舒适地进入梦乡。

要补充一点才显得公正，奥兰市所处的地形很特别。它位于一片光秃秃的高地中央，四周环绕着明亮的山丘，下面是一道形状完美的海湾。我们或许会因为这座城市的设置感到遗憾，它背对海湾，所以不可能看见海，你总是得去找海。奥兰市的日常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我们所谈论的那一年春天的事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尽管（像我们随后意识到的那样）那是我们将要记录的灾难的先兆。对一些人来说这些事件似乎非常自然；在另一些人看来则简直不可思议。但是，

叙述者不能顾及这些观点的差异。他的任务只是在他了解那些密切影响老百姓生活的真实发生的事件，且那些事件有无数目击者可以做证的时候，对大家说：“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总之，叙述者（他的身份将在这一过程里为人所知）如果不是因缘际会被密切卷入他打算叙述的那些事件的话，他原本是没有能力从事这样一件工作的。那也正是他充当历史学家角色的理由。自然，一位历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用资料——直接或间接的资料作为指导的。现在，叙述者本人有三种资料：第一，他本人所见；第二，其他目击者的叙述（感谢他扮演的角色，使他能从这本纪事小说里的所有人物那里获知他们的个人感受）；第三，后来得到的档案。他打算在合适的时候动用这些记录，而且用最好的方法利用它们。他还打算……

可是，也许到了结束前言和告诫，进入正文的时候了。最初几天的描写要从一些细节开始。

2

贝尔纳·里厄医生4月16日早晨离开诊所的时候，脚下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那是一只躺在楼梯平台上的死老鼠。他没有多想，把它踢到一边就下了楼。但是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家的楼梯口不应该有死老鼠，就掉转头要求大楼的守门人把它清理掉。等注意到老米歇尔对这件事的反应时，他才意识到他的发现不同寻常。就他自己而言，他只是觉得死老鼠的出现非常奇怪，仅此而已；但是守门人却确实实动了气。他表现得很直接：“这里没有老鼠。”医生徒劳地向他保证说的确有一只老鼠，大概是死的，在二楼的楼梯平台上；米歇尔毫不动摇。“这栋楼没有老鼠。”他又说了一遍。那么这只老鼠一定是什么人从外面带进来的。很可能是小毛孩子搞的恶作剧。

那天晚上，里厄医生正站在楼梯口摸钥匙，准备上楼回家，这时他看见一只大老鼠从黑暗的过道里摇摇晃晃地朝他跑过来，动作迟缓，浑身湿漉漉。它中途停下来，似乎想找回平衡，然后又向前朝医生方向移动了一下，接着再次停下来，打了个转，发出一声尖细的叫声后躺倒在地上。它微张着嘴，有血从里面流出来。医生盯着它看了片刻，然后迈步上楼。他没有想那只老鼠，那一瞥把他的思想转到一件他记挂了一天的事情上：他病了一年的妻子明天该出发去山区的疗养院了。考虑到她面临的旅途劳顿，他叮嘱妻子好好休息。回家时，妻子正照他说的躺在卧室里。看见他回来，她向他微笑了一下。

“你知道吗，我现在感觉非常好！”她说。医生看着那张在床头灯的亮光下转向他的脸。他妻子30岁，缠绵不去的病痛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然而里厄凝视她时的想法却是：“她看起来多么年轻啊，几乎像个小女孩！”但也许那是因为她的笑容，笑容抹去了别的一切。

“想办法睡一觉，”他劝告说，“护士11点才来，你还得赶中午的火车。”

他温和地在她前额上吻了一下。那笑容伴随他出了门。

第二天，4月17日上午8点，守门人在里厄出门时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唠叨起来。某些小流氓，他说，把三只死老鼠扔在了大厅里。它们显然是被弹簧力道很足的捕鼠器捉住的，因为流了很多血。守门人提溜着老鼠在门口已经站了很长时间，用严厉的目光盯着路过的人，寄希望于那些坏蛋会因为窃笑或说怪话而暴露。然而他的守望没有任何结果。

“不过我会把他们全逮住的。”米歇尔信心十足地说。

里厄更加困惑了，他决定从郊区开始出诊，那里住的是他比较贫穷的病人。那些地区的垃圾清理工作进行得比较迟。当他开着车驶过那些笔直，灰尘扑扑的街道时，他留意了一下摆在人行道边缘的垃圾箱。仅仅在一条街上，他就在垃圾箱里的烂菜叶和杂物里数出了12只死老鼠。

他找到了他的第一个病人，那是一个长期哮喘病例，躺在一个卧室兼餐室的房间里，房间俯瞰着大街。病人是个长着一张严厉而粗糙面孔的西班牙老人。他面前的床单上摆着两盘豆子。医生进门的时候，老人正巧犯病，坐在床上后仰着脖子，咝咝喘着气试图恢复呼吸。他的妻子端来了一碗水。

“咳，医生，”在准备注射的时候，他说，“它们出来了，你注意到没有？”

“他指的是老鼠，”他的老婆解释说，“隔壁家男人发现了3只。”

“它们出来了，你在所有的垃圾箱都能看见它们。它们饿！”

里厄很快发觉老鼠在城市的这一部分是个大话题。出诊完毕后，他开车回了家。

“有一封你的电报，先生，在楼上。”米歇尔告诉他。

医生问他有没有发现更多的老鼠。“没有，”守门人回答，“没有再出现过。我盯得很紧呢。有我在，那些野小子就不敢来捣乱。”

电报通知里厄他母亲次日来。儿媳要出门，她准备代她照看房子。当医生走进公寓的时候，发现护士已经到了。他看看妻子，她穿着一件订制的长裙，还施了胭脂。他笑看着她。

“好极了，”他说，“你气色不错。”几分钟后，他陪着她上了卧铺车厢。她打量了一下车厢隔间。

“这对我们来说太破费了，不是吗？”

“这是必须的。”里厄回答。

“那个到处在传的老鼠的故事是怎么回事？”

“我解释不了，确实很奇怪，但它会过去的。”

接着他匆匆请求她原谅自己；他认为自己本应该把她照顾得更好一点，但他一直以来都很失职。她摇摇头，仿佛想让他别说了。他又补充道：“总之，等你回来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说得好！”她的双眼闪闪发光，“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她接着扭转过头，似乎在透过车窗看站台上匆匆忙忙的行人。火车头的咿咿声响起。他温和地叫了一声妻子的名字；当她转过头来，他看见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别这样。”他低声说。眼泪背后，笑容又回来了，但略带几分紧张。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出发吧！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拉拉她的胳膊，然后转身走向站台。现在他只能透过车窗看着她的笑容。

“亲爱的，”他说，“照顾好自己。”但她听不见他说的话。

离开站台的时候，他遇见正牵着儿子的手站在出口附近的治安法官奥顿。医生问他是不是打算离开。

奥顿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有几分像过去习惯说的“一条好汉”，但脸色总是带着几分阴郁。

“不，”治安法官说，“我来接奥顿夫人^①，她要来探望我的家人。”火车引擎呼啸起来。

“那些老鼠，呃——”治安法官开口说。里厄沿着火车的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朝出口返回。

“老鼠？”他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他对那一刻唯一能回忆起的印象是一个路过的铁路工人，那人手里提着一个满满地装着死老鼠的盒子。

那天下午稍早的时候，门诊刚开，一个年轻男子拜访了里厄。医生记得他上午来过，是一位记者。他叫雷蒙德·朗贝尔。他是个矮个子，宽肩膀，有一张坚定的脸和一双目光敏锐、灵活的眼睛，给人一种能在任何环境下处变不惊的感觉。他穿着一套运动型的外衣，说话开门见山。他任职

^① 此处应指奥顿先生的母亲。

的一家销量领先的《巴黎日报》社委派他做一个关于阿拉伯人口的生活状况调查，主要是公共卫生方面。

里厄告诉他情况并不好。不过，在进一步回答之前，他想知道这个记者能不能据实报道。

“当然能。”朗贝尔回答。

“我指的是，”里厄说，“你能毫无保留地发表谴责当前状况的新闻吗？”

“毫无保留？呃，不行，我做不到那样。但是情况真的那么糟糕吗？”

“不。”里厄平静地说。还没有那么糟。他问这个问题只是想知道朗贝尔会不会含糊其词地陈述事实。

“对那些有保留的东西，我的陈述是毫无用处的，”他补充说，“所以我不会提供支持你的信息。”

记者笑了：“你说话简直和圣茹思特一样。”

里厄平静地告诉他，自己对圣茹思特一无所知。他说的只是一个对所处的世界感到恶心和厌倦的人说的话——尽管他喜欢他的同胞——但就他自己而言，他拒绝和不公正及妥协的真相发生任何关系。

朗贝尔耸起肩膀，无言地盯着医生看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我理解你了。”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医生送他到了门口。

“你这样说话很好，”他说，“是的，是的，我懂了。”朗贝尔再次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似乎是不耐烦的暗示。“抱歉打扰了你。”

在和他握手的时候，里厄提议，他如果想为他的报纸找一些离奇故事的话，或许他们可以谈谈关于目前城里发现的数量惊人的死老鼠的事。

“啊！”朗贝尔叫道，“我当然感兴趣。”

下午5点，医生出门进行另一轮巡诊时，在楼梯上碰到一个眉毛粗重，法令纹很深，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在顶层公寓见过这个人一两次，住在上面的是几个男性西班牙舞者。名叫让·塔鲁的年轻人一边抽烟，一边盯

着下面一只正在阶梯上垂死挣扎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盯着医生看了片刻；然后，他向医生道了日安，表示这件事非常古怪，所有的老鼠都从洞里跑出来死掉了。

“确实，”里厄表示赞同，“让人感觉很不安。”

“有一点，医生，只有一点。我们以前没见过这种事，仅此而已。就我来说我认为这很好玩，是的，太有趣了。”

塔鲁用手指掠掠额头上的头发，重新回头看看那只老鼠（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然后又朝里厄笑着说。

“不过说真的，医生。这是守门人的麻烦，不是吗？”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守门人成了里厄遇见的第二个人。他靠在临街大门的墙壁上，显得很疲惫，脸上也失去了往日的红润。“是的，我知道，”老人在里厄告知他最新的老鼠死亡事件后回答，“我一直三只两只地发现它们。但是街上别的房子里也一样。”他显得沮丧而忧虑，还总是心不在焉地抓挠着脖子。里厄问他感觉怎么样。守门人没有进一步告诉他自己感觉不舒服。尽管身体不适，但在他看来是因为着急上火；这些该死的老鼠把他烦得够呛。等到它们不再跑出来死得到处都是的时候就好了。

第二天早上——时间是4月18日——医生把母亲从车站接回来的时候，发现老米歇尔还是显得无精打采。从地下室到阁楼的楼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只死老鼠。街上所有房子的垃圾桶里也都是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对此很平静。“有时候就是这样。”她温和地说。她是个满头银发的小老太太，有一双黑色的、目光柔和的眼睛。“很高兴又能和你在一起，贝尔纳，”她补充说，“总之，这些老鼠改变不了什么。”医生点点头。说实话，母亲一来，似乎一切都显得轻松起来了。

不过，他往市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认识一个和灭虫有关的部门的负责人，他问那个人有没有听说所有的老鼠都跑出来，死在露天的地方。是的，梅西埃全知道；事实上，他临近码头的办公室也发现了50多只。老

实说，他也很担心；医生认为这种情况很严重吗？他问。里厄给不出肯定的看法，但他认为卫生机构要采取一些行动。

梅西埃同意了。“啊，如果你认为值得这么麻烦的话，我会签发命令的。”

“当然值得。”里厄回答。他的女佣刚刚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一家大工厂已经扫出了几百只死老鼠。

至此我们的市民们开始有了不安的迹象。因为从4月18日开始，工厂和仓库发现了大量已经死掉或者垂死的老鼠，在一些情况下，后者被人们杀死以免除死亡前的痛苦。从远郊到市中心，在医生出诊经过的所有的偏僻小路和大马路上，死老鼠堆满了垃圾桶，或者在排水沟里摆成长长一列。那天的晚报报道了这件事，并询问市议员是否打算采取行动，以及会采取什么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件让人深恶痛绝的烦心事。事实上市政当局还没有任何行动计划，但正在开会讨论。随后卫生部门收到了一条命令，每天早上黎明时收集所有的死老鼠，然后装进两辆市政卡车拉到焚化炉进行焚烧。

但是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变得更糟糕了。街上的死老鼠越来越多，清理人员卡车上的载荷也与日俱增。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成批死亡。它们像潮水一样从地下室、阁楼、下水道涌出来，来到光亮的地方，身体毫无指望地摇摆着，然后做一个像芭蕾舞一样的转体动作，倒毙在惊恐的旁观者脚下。晚上，在人行道和小巷里能听到它们临死前的尖细叫声。到了早晨，排水道里躺满了鼠尸，每只老鼠的尖嘴上都挂着一块血，就像一朵小红花；一些老鼠的尸体已经鼓胀起来，开始腐烂，另一些尸体还是僵硬的，竖着胡须。连繁忙的市中心，住宅的楼梯口和后院里也能看到一堆堆的鼠尸。一些老鼠偷偷死在市政办公室的大厅，在学校操场，甚至在露天咖啡座。我们的市民惊奇地发现像达尔姆斯广场、中心大道、滨海步行街这样繁忙的商业中心都散落着令人恶心的鼠尸。每天早上日出时的例行清理工作完成后，地面上会暂时干净一会儿；然后老鼠又开始大量出现，一直持

续一整天。晚上出门的人常常脚下踩到嘎吱作响，还带着暖劲儿的圆滚滚的尸体。就像承载我们房屋的地面正在净化自己的体液，把体内形成的脓疮和脓液抛到体表一样。我们迄今为止如此平静的小镇，此刻像一个非常健康的人突然感到体温飙升，血流像野火一样在血管里流窜不停一样，固有的平静被打破了，这种状况是不容回避的。

事态的发展甚至引起了兰斯多克信息处（对各种话题迅速反应并准确答复的机构）的注意，并在电台上做了一次谈话节目，节目一开始就宣布仅在4月25日一天就搜集和销毁了6231只老鼠。节目本身除了对每天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事件做了一次充分而且准确的观察之外，那个惊人的数字也震动了公众的神经。在此之前，人们对这种愚蠢、相当讨厌的现象不过是抱怨而已；但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个范围无法估量、源头也无法查明的奇怪现象透着一种隐隐的威胁。只有里厄医生的哮喘病人，那个西班牙老人一边搓着手，一边咯咯笑着说：“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话音里带着一种老人的童心。

4月28日，当兰斯多克信息处宣布收集的鼠尸达到8000只时，一股恐慌的情绪席卷了全镇。有人要求采取激烈措施，有人谴责当局不作为，在海滨有房产的人扬言要搬到那里，尽管就季节而言还为时尚早。但当次日信息处宣布异常现象突然中止，卫生机构收集的鼠尸数量微不足道时，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午，里厄医生在他居住的公寓前停车时，注意到守门人从街道另一头向他走过来。他拖着脚，低着头，四肢奇怪地张开，像发条玩具一样摇摇晃晃地移动着。搀着老人的是医生认识的一位神父，叫帕纳卢，他们见过几次面。后者是一位博学而激进的耶稣会教士，在城里威望很高，甚至在对宗教相当淡漠的圈子里也是如此。里厄等着两人走近。老米歇尔的双眼因为发热放着光，呼吸急促。老人解释说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刚才想到外面走走。但他开始感到全身各处——脖子，腋

窝，腹股沟——剧烈疼痛，他不得不往回走，并要求帕纳卢神父搀他一把。

“只是发肿，”他说，“我肯定是把自己弄得太紧张了。”

医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手在米歇尔的颈窝里摸了摸；那里形成了一个像树瘤一样的硬块。

“马上卧床休息，量一下体温，我下午去看你。”

老人走后，里厄询问帕纳卢神父是什么导致了老鼠的这种狂热行为。

“哦，我认为它们患了一种流行病。”神父的眼睛在他又大又圆的眼镜后面露出笑意。

午饭后，里厄正在第二次阅读妻子从疗养院发回的平安电报时，电话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他以前的一个病人，是市政办公室的职员。那人曾经患过长期的主动脉缩窄症，但因为他家境不好，里厄没向他收费。

“谢谢你还记得我，医生。但是这次是另一个人。隔壁家的男人出事了。请你赶快来。”他听起来像喘不过气来一样。

里厄迅速盘算了一下；是的，他可以随后再去看守门人。几分钟后，他赶到了市郊费代尔布街的一栋矮小的老房子前，走到通风良好但气味污浊的楼梯中途，职员约瑟夫·格朗已经匆忙赶下来迎接他了。后者是个50岁左右的男子，瘦高，驼背，窄肩膀，四肢细长，留着泛黄的小胡子。

“他现在好点了，”他告诉里厄，“不过刚才我真觉得他没救了。”他用力擤擤鼻子。在顶楼即3楼，里厄注意到左侧的一扇房门上用红粉笔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进来吧，我把自己吊死了。

他们进了房间。一根绳子摇摇晃晃地从吊灯上垂下来，下面倒着一张椅子。餐室的桌子被推到了一个角落，不过绳子上什么都没有。

“幸好我及时把他放了下来。”尽管格朗总是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但他在措辞上似乎一直有困难。“我正准备出去时，听见一个声音。看见门上写的字以后，我以为这是个——恶作剧。不过，接着我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呻吟；让我感到血都变冷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他挠挠